

今年是天一阁建成460周年，“阁主大大”范钦诞生520周年。

范钦(1506-1585)，27岁中进士，意气风发。当年即任随州知府，四年后因政绩优异进入工部，成为京官。似乎迎来“开挂人生”之际，却因得罪权贵而遭当头棒喝，受廷杖，下狱。所幸出狱后被重新起用，自此宦海沉浮，辗转半个中国，勤于政务的同时，搜坟访典，呕心沥血，最终建起天一阁。

范钦得罪的这位权贵，名叫郭勋。

郭勋，飞扬跋扈，贪赃枉法，劣迹斑斑，可谓大明朝的一颗“毒瘤”，然而其人又有“桀黠有智数”“颇涉史书”“好文多艺”的一面，是个书法家、诗人、出版家，对于文化传承，贡献不小。

今年4月出版的《宦迹：梁梦龙宦迹图(外二种)》一书，收录了郭勋与嘉靖帝互相唱和的42首诗，郭勋的诗及其馆阁体楷书，竟令人眼前一亮。

范钦的“天敌”



范钦像

1 大明朝的一颗“毒瘤”

虽然初涉官场就被“上了一课”，但范钦似乎并没有“长记性”，他又得罪了另一个权贵严世蕃。

嘉靖十九年(1540)，范钦出狱，担任袁州(今江西宜春)知府。袁州是权臣严嵩的老家，其子严世蕃霸占了当地一处公共地产，被范钦坚决制止。严世蕃大怒，欲报复范钦，好在范钦的命够硬，扛过了这道坎。

余秋雨在《风雨天一阁》中写道：范钦冒犯了严氏家族，严世蕃想加害于他，其父严嵩却说：“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，你参了他的官，反而会让他更出名。”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。

那么，郭勋究竟是何等权贵，只因范钦顶撞过他，就连权倾朝野的严嵩都要忌惮三分？

郭勋(1475-1542)，明代开国功臣郭英的五世孙。郭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凤阳同乡，元末大乱，他和徐达、常遇春、汤和、邓愈、胡大海等人一起，出生入死，助朱元璋打下江山。大明立国，郭英被封为武定侯。他的妹妹是朱元璋的妃子，他的儿子娶了朱元璋的女儿，两个女儿嫁给了朱元璋的两个儿子。

作为世袭武定侯的郭勋，《明史》载，“勋怙宠，颇骄恣”。嘉靖帝朱厚熹登基不久，陷入与杨廷和等一班旧臣的“大礼议”之争，郭勋力挺皇帝。所谓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，年轻的嘉靖正需要笼络一批新人，郭勋凭此得到宠信，后晋封卫国公。

这一来，郭勋更加骄横，他挟恩宠，揽朝纲，作威作福，大肆敛财。此时，范钦刚刚升任工部员外郎，管理朝廷建筑营造。他发现负责督工的郭勋

与监工太监狼狈为奸，克扣工匠工钱，虚报建材数量，贪墨白银无数。还从皇家工程中偷运上等木材，用于自家建宅。范钦恪尽职守，予以阻止。郭勋见一个比自己小29岁的从五品官员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立刻遣党羽罗织罪名弹劾范钦。此时的嘉靖正与郭勋打得火热，他听信谗言，不由分说，对范钦当众廷杖，并投入大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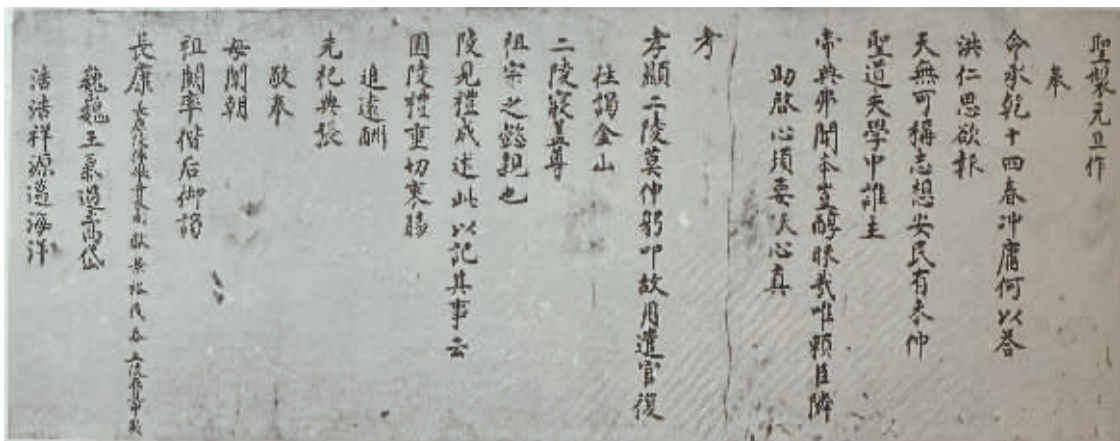
这也是范钦宦宦生涯遭遇的第一个重挫。

有道是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日益膨胀的郭勋更加肆无忌惮，“为廷臣所恶，言官交章论劾”，嘉靖帝“怒其无人臣礼”，开始疏远郭勋。大臣们最擅长的就是见风使舵，弹劾郭勋的奏疏如雪片般飞到嘉靖案头，“告发郭勋贪纵不法十数事”。嘉靖二十年(1541)，“诏郭勋下锦衣卫狱，论死”。次年，郭勋死于狱中。

范钦有没有原谅迫害过自己的郭勋，不得而知，但若若干年后，他与自己的另一个“天敌”严氏家族，倒是“达成了谅解”。

嘉靖四十年(1561)，就在天一阁开工那年，严嵩的妻子、亦即严世蕃的母亲欧阳氏病逝，范钦亲撰《祭欧阳夫人文》，以示悼念。在祭文中，范钦高度评价了欧阳氏的贤德，并表达了深切的哀思，文章最后写道：“某等夙钦令闻，均怀恻伤。望风寄奠，蕙酒椒浆。袁山矗矗，秀水泱泱。猗与夫人，百世其芳！”

而且，范钦写这篇祭文时，严嵩父子已出现明显的失势迹象。但范钦不以为意，足以表明他不是一个趋炎附势之人。



《郭勋和嘉靖帝御制诗》长卷(局部) 首都博物馆藏

2 扶持出版业，使经典流传

再说郭勋，他倒也不能算是纨绔子弟。出身显贵的他，对文艺有着狂热的偏好，又凭借足够的经济实力，大力扶持出版业。

元末明初，长篇章回小说兴起。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、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在坊间争相传诵。书是好书，也能卖钱，但是罗贯中、施耐庵没钱出书，爱好者“欲知后事如何”，只能要么听书，要么手抄，实在太不解渴。

这时，郭勋站了出来，他有的是银子。

他大笔一挥，建了一个印刷厂，专门印制这些畅销书，并对书作了一定的编辑整理。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得以大量发行，极大满足了“读者们”的阅读需求。“武定版”名号一炮打响。

郭勋此举，后世给予积极评价。万历年间文学家、戏剧家汪道昆就称：“郭武定削其

致语(指引子、颂辞及妖异之语)，独存本传……甚善。”

后来的胡适也承认：“现在市面上流行的《水浒传》，基本都是武定版。”

不过，在印售“四大名著之二”的同时，郭勋还夹杂了一本“私货”，那就是《英烈传》。

《英烈传》讲述的是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故事。在这部小说中，郭勋祖上郭英的作用被夸大。不少其他将军的功劳，被“移植”到郭英身上。

比如写到朱元璋和陈友谅那场惊心动魄的鄱阳湖决战，朱元璋以弱胜强，陈友谅在败退过程中，此时身中箭伤的郭英一把拔出箭头，将陈友谅射杀。而事实上，陈友谅死于乱军之中。

这还不算完，郭勋还买通太监，在嘉靖面前讲述《英烈传》的故事，使得嘉靖对郭勋的宠信又添一分。

3 诗歌书法，均颇有造诣

除了出版业的贡献，郭勋在诗歌、书法上，也颇有造诣。

史料称，郭勋“善书，尤工篆书”。明代北京阜成门外有一崇寿寺，寺中有碑，由吏部右侍郎、翰林院学士温仁和撰写碑文，南京兵部尚书乔宇书丹，郭勋以篆体字题写碑额。

今年4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《宦迹：梁梦龙宦迹图(外二种)》一书，收录了《郭勋和嘉靖帝御制诗》长卷，郭勋以楷书抄录了君臣互相唱和的42首诗。该卷系近现代收藏家、曾任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的周肇祥旧藏，经徐邦达等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专家鉴定为真迹。《宦迹》一书认为，郭勋的诗虽有“曲意逢迎嘉靖帝之嫌疑，但文采超然，仍有佳作绝句”。

郭勋抄录这些诗，采用的是馆阁体楷书。

馆阁体，是明清时期的

一种标准化官方书体，因其标准、易认而盛行于官方文书、科举考场及翰林院等机构，看似正大端庄、缺少变化、个人风格不显，实则在严谨的法度中包含技巧，暗藏灵动，优秀的书家仍能在规整中展现书法的韵律。

郭勋的这卷楷书，既保留了馆阁体墨色匀净、结体端庄的长处，又能在字与字之间巧妙处理疏密关系，体现筋骨劲健的一面；从整体布局看，以偏斜欹侧的笔画打破呆板，做到“正中有斜、欹中有神”，彰显了一个书法家的功力。因此，该长卷价值不菲。

艺术史上，关于人品与艺术品的关系，有过激烈的讨论。多数认为，人品决定艺术品。如文徵明就提出，“人品不高，用墨无法”，刘熙载也有“诗品出于人品”的观点，但是事实证明，存在个例，郭勋就是“人品不高，艺术品还不错”的一个。

记者 楼世宇